

塔罗天使的十二法则
TAROT ANGEL'S TWELVE RULES

Michelle 雪儿 著

今生 JIN SHENG

命运之轮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命运之轮回

命运之轮开始运转/占卜师的声音在教堂尖顶回荡/
阳光洒落的广场/我的命运/已经与你的指尖连上/你站
在角落/黑暗中为我默默守护/而我却在迷失中/失去方
向/看不到你的亮光/真爱偏离航向/暴风雨/检阅着我
的混乱/才发现/你温暖微笑的模样/是我最终的心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之轮·今生/雪儿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 7 - 5039 - 3301 - 1

I. 命…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124 号

命运之轮·今生

著 者 雪 儿

责任编辑 刘晋飞

装帧设计 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01 - 1/I · 152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虐鸟狂

nüe niao kuang

023 第二章 情变

qing bian

047 第三章 纪律最差者

ji lu zui cha zhe

065 第四章 找不回

zhao bu hui

089 第五章 命运的沼泽

ming yun de zhao ze

111 第六章 做你女朋友吗

zuo ni nu peng you ma



命运之轮

今生 JIN

目录

133 第七章 亲远

qin yuan

157 第八章 亲近

qin jin

181 第九章 保护

bao hu

205 第十章 守护天使

shou hu tian shi

217 尾声

wei sheng

TA LUO MING YUN ZHI LUN

第一章

虐鸟狂

塔罗 命运之轮

今生 JIANG SHENG

吕天海才不管女生们的议论，确切地说，他才不在乎抓到的是不是传说中的神鸟，就算是又怎么样，我敢打赌，如果他饿了，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吃掉。

对，我第一次觉得这首诗只是一首诗，未与你

“诗就是诗，你就是你，如今不”

“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要让这首诗有温度好暖

“我开始，出诗进得手



“哇，柳柳，鸟！小鸟！”同桌朱艳艳兴奋地摇着我肩膀。

难得自修课，我趴在课桌上正睡得迷迷糊糊，经此一吓，只得无奈抬起头，望见班里的吕天海正拎着一只小铁丝笼进来，黑色铁丝笼里有一只受惊的、上蹿下跳的不知名小鸟。

小鸟在同学们的包围中不知所措。

女生们纷纷凑过去，簇拥着吕天海回到座位，然后她们把吕天海的课桌团团围住，开始对着中间那只笼中小鸟展开讨论。

“在哪抓的啊，天海？”智丽问。

“外面的竹林。”吕天海有一丝得意。

“哇，你抓到的是神鸟。”传说，我们学校竹林里有一种群居的神鸟，是见人就躲的，但若是遇见有缘人，却又偏偏会自个儿飞到你肩膀上，要是恰逢你有什么想不通的，还可以让它帮你解答解答。只不过我一向很为这种傻鸟担心，保不准哪个有缘人嘴



馋起来，好好的一只鸟就要变成一顿美食。

“不会吧，这只鸟明明像一只麻雀。”

“据说现在是神鸟的蛻毛期，样子当然丑点喽。”

“亏你想得出，蛻毛期？”

……

吕天海才不管女生们的议论，确切地说，他才不在乎抓到的不是传说中的神鸟，就算是又怎么样，我敢打赌，如果他饿了，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吃掉。

其实开学十多天来，班里同学都不太熟悉，但大家却一致认定吕天海是个不合群的人。在我印象中，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也不爱搭理人。

就算今天这只铁笼神鸟引来众女生的莫大兴趣，他也任莺莺燕燕们围着他课桌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议论，自己却决不肯再开口，更不要说趁机与同学们润滑润滑友谊，只管一言不发地坐在位子上，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

“天海，它是不是神鸟？”丽珠问。

吕天海望了丽珠一眼，开始整理桌子上的书，仿佛丽珠根本不曾问过他任何问题，而身边这些女生都是透明的空气。

女生们面对他的冷漠，渐渐收起最初的热情，脸上纷纷表现出不满的样子各自散去。

“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抓到一只小鸟嘛。”

“就是，多残忍啦，这么小就把人家抓回来。”

“说不定会被他饿死的。”

“完全有可能。”

“越看他越像个刽子手。”

“……”

“柳柳，”艳艳慌慌张张地拍我：“她们说得对，你快点想办法救救这只可怜的小鸟吧。”

“救谁？”我再一次从迷糊中被艳艳拍醒，满肚子火却不好意思发作，因为平常上课偷偷睡觉还是要全靠艳艳放风呀，所以不能得罪了她。

“救救小神鸟，吕天海会把小鸟弄死的。”

“可是，凭什么是我去？”

“因为你长得漂亮嘛，说不定那小子会给你面子的，要是我长得像你一样漂亮，我肯定会去试一试，想想啊，这可是做善事呢。”

“你是说……色诱？”

“我想诱还没本钱呢，好柳柳，去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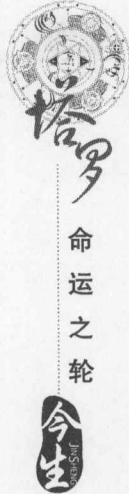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经艳艳这又夸又磨，在半睡半醒之间跑到吕天海身边去了。

小鸟仍在铁笼子里上蹿下跳，发出啾啾的声音，像在哀鸣，又像是欢叫，谁晓得呢，我又听不懂鸟语，但是既然艳艳说吕天海要弄死小鸟，我就姑且当成小鸟在哀鸣好了。

吕天海低着头在写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下去，他的五官精致而帅气，只可惜如此动人的脸上却无任何表情，犹如是一块木头刻的。

第一章 虐鸟狂

NVE NIAO KUANG



“吕天海同学。”我小心翼翼地叫道。

他抬头望望我，继续木着脸低头写东西。从来没有哪个男生如此无视过我，我伤心地想。

“吕天海同学，请你把小鸟放了好吗？”我鼓起勇气道。

他再一次抬头望了望我，又若无其事地低头写东西。

该死的，我是透明的吗？

我硬憋着火气，瞪着他，他却越发认真地写东西，就好似老僧入了定。鲁迅先生说：最严重的鄙视就是无视。丫丫的，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

“我帮你放生好啦！”我气得一把拎过鸟笼，可是，笼门开关在哪呢？晕，到底要怎么才能打开鸟笼？我手忙脚乱地在鸟笼四周搜索。

“你干什么？”他不等我看出点头绪，刷地站起来夺鸟笼。

“不许你伤害它！”我扯住笼子不放。

“这是我抓的鸟，你想干什么？”

“……”

“柳柳加油！”

“抓他的小白脸。”

“把小鸟给柳柳！”

“……”

我没想到同学们几乎都在帮我呐喊助威，当然，这其中少不了趁乱起哄的，结果教室里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气氛活跃得快要掀掉屋顶了。

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同学们的呐喊声中，扯住笼子进行拉

锯战，小鸟在里面惊得又扇翅膀又尖叫……虽然民心是向着我的，但老实说他的力气很大，笼子很快又被拉到他身边，我只有死命抓住笼子不放，手已经被笼子的铁丝棱角硌得生疼。

“你们在干什么！”班主任老头威严的怒吼声虽然是勉强挤进哄闹声中的，却分外清晰。

教室里顿时安静，静得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显得很粗。

我顿时傻了眼。

同学们纷纷收声缩着头快速回到座位，只有我和吕天海还硬着脖子扯着这只鸟笼僵立在那里，谁也不肯先放手。

班主任走过来，铁青着脸打量着我们这怪异的姿势。

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却仍是硬挺着不肯放开笼子，吕天海自然也没放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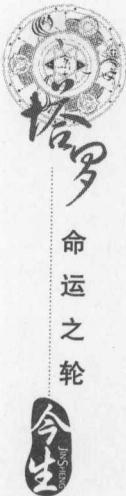
“很好，你们到灵梵高中也才十天吧，林丝柳同学，吕天海同学，为了培养你们团结的精神，请一起去扫一星期卫生区，当然，这个月正好是我们班负责打扫操场。”听得出班主任是强压住怒火说话，他的秃顶越发显得油光闪亮。

“是。”我垂头丧气地道。

“那么，你们现在可以松开手了吗？”班主任怒视着我们。

我瞪了一眼吕天海，那意思是叫他放手，可是这小子硬是装作没看见，反而趁机又将鸟笼往自己面前拉了拉。这还了得，居然趁火打劫，我赶紧狠命将鸟笼往自己身边拉过来，吕天海又使劲往他身边拉，于是两个人在班主任盛怒的注视下又开始较上了劲……

“够了没有？！”班主任忍无可忍，炸雷似地吼道。



我吓得手一哆嗦，吕天海趁势把鸟笼抢过去，抱在怀里，分明还得意地瞄了我一眼，该死，这不要脸的家伙！

“陈老师，您看，您看他……”我委屈地告状，潜台词就是：您看他比我还听话，居然顶着您老人家的怒气抢东西。

“你们两个精力很旺盛嘛！”班主任气得满脸通红：“现在，去后面，靠墙站好！”

为什么受的处罚是一样的，这不公平，我是救小鸟的，那个家伙是小鸟杀手。还有，我刚才最后一下没抢，他最后一下很用力地把鸟笼抢到了怀里，这不公平……

陈老头才不管我心里的不平，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地怒吼：“还不下去站好！”

我哭丧着一张火烫的脸，乖乖地、缓缓地、挪到教室后的墙壁边，靠墙站好，开学才十天就被当众罚站，脸都丢光啦，如果这堵墙是豆腐做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撞死在上面。

“吕天海同学？”班主任终于盯上了那个不自觉的家伙。吕天海还厚着脸皮，抱着他的猎物呆在位置上，听到被点了名，他开始缓缓挪着脚步过来。

“你还想抱着这个鸟笼吗？”陈老头眼里要射出火来了。

嘿嘿，骂他，继续骂，狠狠地骂。——我幸灾乐祸地想。可是老头子并没有继续骂，因为吕天海迅速把鸟笼塞进抽屉，然后大步走到后墙，挨着我站好。

“过去点，刽子手。”我小声地嘀咕道。

“死丫头片子，挪开。”他居然开口了，这个平时一棍子打不出半个屁来的家伙居然在这当儿开口骂我……

“是我先站在这的。”
 “这墙是你家的吗？”
 “难道是你家的……”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班主任陈老头暴跳如雷：“还吵？还想吵？！”

我吓得赶紧闭上嘴巴，两眼盯着脚尖。
 “林丝柳，站直喽，不许把背靠着墙！”我赶紧弹簧般地挺直身子。呜！这样站很快就会累的。

“吕天海，你笑什么？我骂别人你很好笑是吧？再敢笑我就让你一直咧着嘴巴不许闭上了！还有你们，都把头转回来，看书！看书！统统都给我看书！管好你们自己！……”我有些同情陈老头，估计他快濒临疯狂的边缘了。

教室里一阵桌椅声，然后是乱七八糟的翻书声，以及杂七杂八的干咳声，同学们拼命装出努力学习的模样，教室里分外寂静。

“噗——”某种气体释放的绵长之音，韵律十分标准。
 “哈哈哈……”瞬间爆发出狂笑，整个教室被同学们的哄笑声淹没。我强憋住笑。

“谁干的？！”班主任又惊又怒。
 同学们赶紧收声，全体伏桌装写字读书状，唯恐一不小心抬起脑袋就被当成了肇事者，一个个耸肩抖背，满眼望去全是强憋着笑。

“谁放的屁？自己站起来！”
 当然没有人会站起来。
 我知道是谁干的，因为我离他最近，自然听得最真切，这个屁的主人——吕天海他老人家正笔挺地立在墙边，满脸一本正经地迎



着班主任老头满场搜索的目光。

报告陈老师，是吕天海，是他放的屁。

陈老师，陈老师，是他干的！

陈老头——

我肚子里在拼命地告状，只是嘴上一个字都没吐出来，所以，一直到眼睁睁地望着陈老头在讲台上进行了一场激情昂扬的纪律和品德演讲后离去，吕天海仍然逍遙法外。

本小姐心慈手软，算了，放你一马吧。

只是，我丝毫看不出吕天海对我高抬贵手这件事感恩，只等班主任一走，他就昂然溜到座位上，摸出那只鸟笼端详一番，然后仔细将鸟笼里几根残羽捡了出来，再从口袋里抓了一小撮米粒小心地丢到笼子里的固定小碗内，那只不知死活的小鸟顿时扑向食物拼命啄起来，边啄边欢快地叫……做完这一切，他再把笼子放进桌子，然后大模大样地趴在桌子上，睡了。

居然睡了！

可是本小姐还在墙壁边站着哪！

陈老师，您快回来看啊，快看哪，这小子居然趴在桌子上睡了！而您的乖学生林丝柳同学却还在这里苦苦支撑，小脚丫都要站麻了，苍天哪，开开眼哪……

我欲哭无泪，绝望地盯着他写意的背，却又不敢自个儿跑回座位，只恨陈老头就此一去，居然再不肯回教室来看一眼，恨！恨！

我好恨呐！

恨！——

终于，我在气苦中熬到下课铃声响了，姓吕的坐起来，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然后拎着那只鸟笼，带着他的猎物悠闲地踱出教室，在走道上晒起太阳来，那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不时发出清脆的啾啾声。

而我呢，怀着一包怨气坐在位置上半天没吱声。

“柳柳，可是小鸟还在他手上。”艳艳悄悄地道。

“弄死了活该，这祸根落在姓吕的手上，倒是幸福得很，又有得吃又有得玩，我实在看不出它哪点需要我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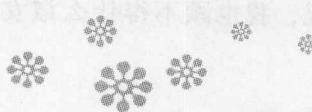
“你这狠心的魔女，那可是一条幼小的生命啊。”

“再去搞事，我这条可爱的小命都要搭上啦，你怎么不去送死？对了，你得帮我扫操场，我晚上还有约会呢。”我跟易寒峰约好了今天晚上七点钟在华尔贝丽教堂见面。

易寒峰是我初中就交往的男友，去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升梵高中，因为我成绩爆差嘛，去年就没考上高中，不过呢，我为了与他同市而读，硬是咬着牙复读一年考上了灵梵高中，今天晚上的约会，可是我们一年来的第一次约会。

“这个嘛……顶多一起扫啦。”

一起扫就一起扫，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快，算她还有点良心。



放学后，我跟艳艳急忙拎着两只大竹扫把往操场赶去，这个操场相当于四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大小，每天的晨操就在这儿做，



所以……所以……我立在操场边心就凉了半截，照这样扫下去，我要多晚才能见到我的寒峰？

“发什么呆啦，快干活吧，我今儿可是在帮你，如果你再敢偷懒简直就是天理难容。”艳艳狠狠在地上掀了一扫把，尘土飞扬。

“艳艳，咳咳，这样子会得肺痨的，我们先去拎桶水来洒洒。”

“叫吕天海去拎……咦，那虐鸟狂人呢？”

操场上除了我和艳艳外，再无他人，哪里寻得见吕天海的半点影子。

“艳艳你等着，我去把这个逃兵捉拿归案。”我狠狠丢下手中的竹扫把，大步向教学楼走去。

“柳柳，我等你。”

我回头一看，艳艳已经一屁股坐在操场上，做起了长期休息守候的打算，这精明的丫头，我本来还打着让她先扫的主意呢，谁知道她这样子分明在说你不扫我也不会先扫。好吧好吧，看来得赶紧把吕某人找回来开工，不然今天晚上的浪漫约会就泡了青菜汤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吕天海不会脚底抹了几桶猪油，开溜了吧？

想到此种状况，我也顾不得什么淑女形象，撒开脚丫子飞奔起来。

——大事不妙，有个人影——

“啊！”我应声摔了个四脚朝天，唔唷，我的屁屁好痛……呜……

“怎么走路的？！”对方恼火地从地上爬起来，看她利索的身